

丙辰十月

後漢紀

崔永安署端



丙辰十月

後漢紀

崔本安書

潮陽鄭
氏用襄
平蔣氏
本校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

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蹟具晉書文苑傳是書前有

宏自序稱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聊以暇日撰集

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

案此漢紀蓋指荀悅之書涉及東漢初事者非

張璠

書也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

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部耆舊先賢

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序錯繆同異誰使

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

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強故復探而益之云云

蓋大致以漢紀爲準也案隋志載璠書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國志注及後漢書注間引數條今取與此書互勘璠記所有此書往往不載其載者亦多所點竄互有詳畧如璠記稱盧芳安定人屬國夷數十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此書則作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氏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稱武帝後變姓名爲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以及朱穆論梁冀池中舟覆吳祐諫父寫書事皆較璠記爲詳璠記稱明德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窗牖此書則作性

不喜出入遊觀璠記稱楊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
色財也天下以爲名公此書刪下一句又如序王
龔與薛勤喪妻事璠記先序龔而追敘勤此書則
先敘勤而後敘龔敘呂布兵敗勸王允同逃事璠
記敘在長安陷時此書追敘於後亦頗有所移置
而核其文義皆此書爲長其體例雖仿荀悅書而
悅書因班固舊文翦裁聯絡此書則抉擇去取自
出鑒裁抑又難於悅矣劉知幾史通正史篇稱世
言漢中興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
美也

本傳

後漢書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闔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祕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旣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

弦之舞之前監旣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亾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法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

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
業財不賈用功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貞定而已
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
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
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
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
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
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
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

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旣

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
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
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尙
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
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
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
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
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
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
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

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尙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尙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楊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

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
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
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
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
年卒

本傳

晉書

袁宏字彥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辭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卽其詠史之作也尙傾率有勝致卽迎升舟與之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尙爲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爲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彝時伏滔先在溫府又與

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
宗不欲令人顯問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爲之懼
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
君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旣未遑啟不敢顯之
耳溫疑不實乃曰君欲爲何辭宏卽答云風鑒散朗或
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誠之節信義爲允也溫
泣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
問宏曰家公勲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
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
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勲爲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爲三

國名臣頌曰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厯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遽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

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